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30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礼物

去医院探视燕子。她蔫蔫地半躺在病床上,头戴着一顶摇粒绒帽子。帽子底下,原本利索的短发消失了;白皙的脸变得黧黑,再看不出可爱的小雀斑;两颊凹陷下去,鼻子倒显得高挺了。我感觉自己快要控制不住眼泪,低头抚摸她的手臂。可是,原本圆滚的臂膀形同槁木,一点肉都没有。

“你摸了,就枯木回春了。”她突然打起精神,用我熟悉的语气文绉绉地说,倒把悲伤的氛围打破了。她曾是我们学校的文学社社长,如今是一名语文老师,虽然爱好文学,但性格一点也不“林妹妹”。她身高体胖,却矫健机敏;她总是喋喋不休,却出口成章。可是现在……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

“让你不要来,你偏要来。不就是想看看我现在骨感时髦的样子吗?好了,你回吧,我在乡下老家路口的小超市给你留了个礼物,本打算化疗结束自己回家拿给你的,但是……你得路吧?”我感觉她是个蹩脚的演员,浮夸的演技没有表现出剧本想要的欢喜与洒脱,而我已经放弃表演,头整个埋进了她的薄毯里。

她乡下的老家我当然认得,第一次去是在高中暑假。那个几乎“家徒四壁”只有妈妈的家,却让我乐不思蜀。她腿脚不便的妈妈,倚靠在门口一脸不好意思地笑,她担心城里来的我不惯乡下的平房,吃不惯地里种的菜。我当然不会在意,燕子更不会在意。

后半夜,她开着小电驴带着我,去邻村的荷塘看日出。车子开得歪歪扭扭,我紧紧抱着她圆滚滚的腰身,借着月光,我清晰地看见她雪白的肩膀在月光下似乎笼罩了一层薄雾。一缕金色的天光冲破云层的时候,我们来到了荷塘边。她展开双臂,面对朝阳和荷塘,大声地喊:“叶上初阳干宿雨,水面清圆,一一风荷举。”那句诗和她朝阳里的侧脸永远定格在我

□ 宜兴 欧彦汐

小表妹

小表妹,真的很小,今年才十二岁,只比我女儿大一岁。听母亲讲,小表妹出生那天,做了父亲的四舅并不开心,在朋友家喝了一夜的酒。外公、外婆却非常高兴,因为自我而下,他们已有十个外孙、孙子,就盼这么一个小孙女。

我与四舅一家见面机会不多,小表妹也只见三四次。至今还记得小表妹八岁那年见到我的情景,四舅让她叫我大哥,她一脸茫然,半天才叫出声,眼里充满疑问和不解。也难怪,我仅比四舅小两岁,小表妹没料到会有我这么“老”的大哥。母亲姐弟九人,二十岁与父亲结婚时,四舅刚满周岁。

今年春节,我带女儿去看望外公、外婆,并在四舅家住了几天。见到我女儿时,小表妹很高兴,问长问短,俨然一副长辈模样。女儿反而有些不自在,不愿叫她姑姑。两个孩子在一起没多久,就闹出了纠纷。女儿大概受了委屈,哭着向我告小表妹的状。我假装生气地对小表妹说:“你还小姑呢,怎么就不知道让着

□ 扬州 徐林

芒种煮蛋忙

在我的记忆里,每当芒种来临,奶奶总是格外忙碌,而她的忙碌,总与那些圆滚滚的鸡蛋有关。

当第一缕阳光洒满院落时,奶奶便穿梭在鸡舍与菜园之间。她轻轻拿起每一个鸡蛋,细细端详,仿佛在欣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。那些个头大、蛋壳光滑的鸡蛋,被奶奶小心翼翼地洗净放在一旁,在阳光下呈现出一种温润的玉白色。

奶奶告诉我,芒种时节煮蛋吃,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习俗,寓意着家庭和睦、人丁兴旺。我最喜欢看奶奶坐在小板凳上,用从菜园新摘的茼蒿叶,小心地为蛋壳“穿衣”。她的手指灵巧而有力,用雪白的纱布包裹着水灵灵的茼蒿叶子,让它与蛋壳紧紧贴合,没有一丝缝隙,最后用棉线牢牢扎口,确保茼蒿叶子不会在煮的过程中脱落。当然了,并不是所有的鸡蛋都能有幸穿上雪白的“新衣”,这种特殊的芒种蛋,是奶奶给我的专享福利。

奶奶煮蛋的灶台,总是干净而整洁,各种调味料排列有序,看起来格外热闹。她细心地将鸡蛋放入锅中,加入适量冷水和洋葱皮,然后轻轻盖上锅盖。奶奶点燃灶火,坐在灶台前,静静地等待着水开。火光跳跃,映照着奶奶慈祥的脸庞。随着水温的升高,锅盖边缘开始冒出细细的水汽,带着淡淡的鸡蛋香,弥漫在整

□ 山西临汾 王昕年

的记忆里,成为我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一个美好的注脚。

后来燕子成为镇上中学的一名语文老师。她与我同岁,但至今单身,而我却困囿于世俗生活,按部就班地结婚、生子。红尘就是烦恼多,很多年来,我总是哭哭啼啼、愁眉苦脸去找她。她在镇上的家,在一座长桥的下面。每次走到长桥,就远远看到她在桥那头等我。

我们对文学的爱好没有因为年岁增长而改变。她更是仗着精深的文言文功底爱上了佛家的古籍,理论一套一套的,几乎成了虔诚的佛教徒。而她对我的安慰却显得潦草又搞笑。我说我长了好几个结节,她给了我一本《药师经》。我说自己满足不了父母的期待,她说不符合别人期待并不是自己的错,实在郁闷可以向菩萨告状。我想让她辅导我儿子写作文,她看着夕阳映衬下的湖面说,“浮光跃金,静影沉璧”,我拉住她,希望她把一身的文学细胞全部倒到儿子身上,她却淡然地说,千万不要喊她教写作文,那不是教出来的。仿佛天大的烦恼,在她眼里都如同浮尘一般容易拂去。

没有她的陪伴,我一个人来到了燕子乡下的村子,看到了属于我的礼物。那是两本本子和一张便笺纸,一本是她抄的美好的诗文和经文,怕我看不懂还有注解。一本是她自己总结的写作攻略,还有搞笑的插图,是给我儿子的。便笺纸上是她龙飞凤舞的字:你心生烦恼的时候听不到我的唠叨了,就多读读诗文和经文吧,它们可以疗伤;写作攻略是我一家之言,希望能帮到你儿子,可惜无法当面讲解了……

我站在村口的路边,泪眼模糊,却无比清晰地看见,那个身形健硕的天才少女,站在荷塘边,站在长桥上,太阳正破开朝霞,晨风掀起她的衣襟,她仰起头,声音洞穿晨空,“太阳初出红赫赫,千山万山如火发……”

她?”小表妹却满不在乎地跟我说:“你女儿太娇气,还爱哭鼻子,我不想跟她玩了。”平时,女儿比较怕我。我故意问小表妹:“你怕不怕我?”小表妹朝我做了个鬼脸,嬉笑道:“不怕。论年纪,我该叫你叔;论辈分,你可是我哥。”真是机灵鬼。

深受长辈们宠爱的小表妹,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,因此在众位哥哥面前,她非但任性,而且霸道。尤其几个未成年的小表弟,都不大敢惹她。有天,几个孩子去公园玩。走到半路,小表妹对九表弟说:“大哥,我走不动了,你背我吧。”十五岁的九表弟,是她的小堂哥,憨厚老实,他皱了皱眉头,说:“我也累呢。”小表妹便要赖,扯着他的衣服不让走。无论瘦小精明的八表弟提议打车,还是高大结实的七表弟自告奋勇要背她,她都不同意。没办法,九表弟只得屈服,一直将她背到公园大门。累得气喘吁吁的九表弟,跟两位哥哥发狠:“下次出来,再不能带她了。”

小表妹闻声,双睛一瞪:“你们敢!”

个厨房里。

“鸡蛋要煮得恰到好处,不老不嫩才美味。”她熟练地观察、调整火候,让水始终保持微沸的状态。她说,这样煮出来的鸡蛋,既不会破壳,又能保证蛋黄和蛋白的完美结合。隔着锅盖,锅中的鸡蛋翻滚碰撞,仿佛在哼唱一首动听的歌谣。

煮好的鸡蛋被奶奶捞出,剥去纱布和茼蒿叶放入冷水中浸泡。奶奶说,这样做不仅可以让蛋壳更容易剥离,还能让鸡蛋的口感更加爽滑。棕红色的蛋壳上,茼蒿叶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,它们仿佛是艺术家精心雕刻的作品,给这平凡的鸡蛋增添了几分诗意。

估摸着不烫了,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带花纹的芒种蛋,轻轻一磕,剥开的蛋白则呈现出一种柔嫩的白色,与金黄的蛋黄形成鲜明的对比,吃进口中,仿佛能在舌尖上绽放出一朵五彩斑斓的花朵。

奶奶看着我满足的表情,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。她摸着我的头,说:“好吃就多吃点,没人和你抢。”

如今,奶奶已经离开了我,但每当芒种时节来临,我总会想起奶奶忙碌的身影,学着她自己煮一锅香气四溢、叶纹斑斓的芒种蛋。我知道,奶奶的爱,将陪我跨越昼夜朝暮,翻越人间山海,给我一生欢喜。

空中菜园

垂垂老树一株,八十六岁的父亲。他有时会听不见你说话或者会错意,走路偶尔底盘不稳似不倒翁,孩子模样。

姐姐打电话来,老家漏水,不放心父亲一个人,让我和老爸一起回老宅处理下。如今,对老爸老妈,就像对孩子,一如当年,他们对孩子的我们。

父亲一早就在他的小菜园忙碌,说“生菜太密”,用铁锹把一棵棵小生菜挖出,移栽别处。洋葱、大蒜、包菜、小青菜,野蛮生长,丝瓜、黄瓜还是一棵棵小秧苗,它们安然于老父亲双手垒成的红砖石泥土中。

父亲的小菜地,我叫我“空中菜园”。几年前,老父亲不听我们劝阻,把红砖块、黑泥土运到宿舍楼下面的附房的房顶上,执拗地垒起这片“空中菜园”。四层到七层红砖,将这块废弃之地分割出八块小菜地。他从凌河乡下拉来兔子屎发酵做肥料,不知从何处捡来几十根长木棍和绳子,搭架子给黄瓜丝瓜扁豆爬藤。捡来的十几个白塑料桶是装水的,聪明的老父亲从老家三楼接上水管续到菜园,空中生命之水。即便后来父亲不住这里,也每天骑自行车,赶上几里地,照顾菜园,松土、浇水、施肥、捉虫。你会很少见到有被主人整饬得这般整洁的菜园,走道狭窄没有一丝泥土,物什尽管多而杂,都像皮孩儿们被老师拾掇得乖乖听话。这片清爽秀丽的空中菜园,这几年,是老父亲的伊甸园和丰收盈谷地。

忽然明白了,同事朋友总评价我一旦认定什么决不放弃而且做到极致,原来这是承袭的老爸。

老父亲不戴帽子,花白头发黝黑脸,躬着腰板,侍弄一会儿,汗流浹背,连说:老喽!做不动了。之前大家担心他老人家爬上爬下摔了跌了,常劝阻,一劝他就跟你急。此时机会正合适,我忙道:今年再种一年,明年就不种了,太累。父亲没搭腔,一反常态竟然没反对。

我说我要茼蒿,老父亲边挖边谈笑:“这茼蒿好吃,多挖些,带给你婆婆。”菜园里的菜吃不完,亲戚朋友来采摘向他索要,他就像孩子般开心。老妈既不帮忙种菜也不许老爸种,但是常能敏锐发现黄瓜少了几根,青菜稀疏了些,扁豆不浓密了,便骂那些偷菜的人,此时,老父亲照例浅笑,“不打紧,多着呢!”父亲的笑总是不张扬,他是羞涩的“老孩子”。

父亲说:“后面老张得了肝癌刚没了,东边的老宋肺气肿发作已经去了好几年,西边李家老太瘫痪在床请保姆照顾着,这幢老宿舍楼原来十五户人家都搬走了,好几家空着没人住。”当时和我家处得好成一家人的楼上戴伯伯家也没人去楼空,戴伯伯十几年前突发心梗过世,没想到与他们一家人再相见却是在葬礼上。

水电师傅终于来了,和他上三楼老房子看水管,可能有十年没踏足这个少女时代成长的老地方吧,除了蒙尘,一切如故,唯缺人间烟火。

来到楼下,师傅夸赞菜园,父亲得意:当年附房也是我设计监工,水泥浇的,就是想以后可以在房顶儿上种菜。原来,父亲种菜的心思早在三十九年前建这楼时就埋下了。

老父亲继续着他的菜园劳作,巷子口木香花瀑流,雪之白,清甜的香,木香花寓意人世间的爱、爱与幸福。立于花下,仰首沐浴一汪纯净清雅,愿我老父亲健康长寿。

□ 如东 桑云梅

不老的歌

好的歌曲是百听不厌的,是不老的。

在一古镇上,突然听到陈奕迅的《十年》,还是被歌曲深深打动,“十年之前,我不认识你,你不属于我,我们也是一样,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,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……”

初闻不知曲中意,再听已是曲中人。大家突然寂静无声,音乐兀自流淌,每个人的心也静下来,怀揣各自的心事向前走着。古镇青砖黛瓦,小桥流水,创意小店,桂花米糕,长廊,长长的弄堂,似乎在歌曲声中更显优雅。

同学木打破了大家的沉默,说,听这首歌,想起了几年前,他跟一个姑娘恋爱,一起在这里走过古镇的日与夜。而今,他又孤身一人。他说,一直以来,他特别爱听这首老歌,不同的时间听,感觉是不一样的,此刻听这首歌,让他有点想哭泣,但因为想起藏在回忆里的那些人。

想起在南京上学时,我们经管班一同学特别喜欢听老狼的《同桌的你》,每天早晨起床后,她就会打开录音机,放这首歌,我们听到歌曲,一个个边听歌,边起床,有的还哼起了这首歌。“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,谁看了你的日记,谁把你的长发盘起,谁给你做的嫁衣……”

老歌,过了十年,二十年,再听,仍然觉得好,因为这些歌,充满了怀念,这些歌,不但能听出对心爱的人的心情,也能听出这个年代的情怀。

就像每年春节晚会结束时,都会唱《难忘今宵》这首歌,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歌,更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。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,人们仿佛能够穿越时光,回到那些与家人围坐一堂、共度佳节的温暖时光。

语言到不了的地方,文字可以;灵魂到不了的地方,音乐可以。

□ 南京 陈思